

1006

盐城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八辑

盐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盐城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八辑

523.576/25

盐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一年六月

封面题字：

李敦甫

盐城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八辑

盐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苏出准印 JSE — 0004517

盐城市星光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印 数：1—1500

工本费：7.00 元

目 录

- 人民海军的第一批军舰…………… 陈务笃 (1)
- 陈毅为著名士绅韩国钧召开的一次隆重追悼会
…………… 任甫村 (25)
- 黄三师与张仲惠…………… 王为刚 (49)
- 新四军苏北战地体育活动二三事…………… 傅义桂 (65)
- 给黄师长拜年 ……………
…………… 黄振华 口述 王 化 整理 (84)
- 磁石 摇篮 熔炉
——盐阜师范学校诞生初期的回忆
…………… 严 锋 (91)
- 苏北海委吴淞联络站工作情况的回忆
…………… 徐春芳 (102)

华中解放区文化战线的一次盛会 严 锋 (123)

解放战争东台安丰区对敌斗争回忆

..... 周乃成 (138)

战斗英雄 工人楷模

——陈阿金烈士传略 夏德才 (154)

爱国民主人士朱华生平事略

..... 朱 夏 朱 屯 (163)

红岩英烈朱念群 夏瑞庭 (170)

汪继光先生传略 孟 泽 (182)

回忆我的父亲刘障东 刘韞芳 (191)

热心教育的彭大铨先生 夏瑞庭 (201)

墨海洪涛 京口一怪

——我的父亲乐图南 乐木千 (207)

老中医胡让之生平简介 东 行 (230)

李寿雍其人其事 李世安 赵庆荣 (235)

— 2 —

抗战前盐城戏院演出盛况拾零

…………… 叶 絮 原稿 刘 云 整理 (241)

人民海军的第一批军舰

陈务笃

1949年10月31日上午8时，设在南京挹江门内的华东海军临时海校，校官队队长陈绍海同志，传达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的命令：

“着令陈务笃同志任‘万忠舰’舰长，陈水章同志任‘万福舰’舰长；即日组织人员登舰，明晨九时前驶赴芜湖。”

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真叫我不知所措，因为我才新婚不到半个月，这实难割舍；但军令不可不服从。我即回答：“是，舰在哪里？怎么个接法？”

“你们两人先到司令部去，作战处的负责同志会详细告诉你们的。”

我们走到设在萨家壩原交通部大楼的新成立的华东海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已在门口迎接我们俩，十分客气地把我俩引进他的办公

室，坐定。他和霭地拿出两串钥匙，分别交给我和陈水章后，严肃地说：“‘万忠’、‘万福’是我们人民海军第一批头两艘军舰。今日拂晓已由招商局的船员从上海江南造船厂驶抵南京，舰靠在下关中山码头。招商局的船员刚才交来两舰的钥匙后，他们又赶赴上海了。请你们两人立即组织人员前去接舰，并限于明晨九时前离开南京，将舰驶芜湖去避空袭。人员如何组成，请你们回校和军代表李进同志商议。”

“是。但不知这两艘是什么型号的军舰？性能、装备如何？由谁向我们交接？”

“这个！什么型号的军舰，性能、装备情况我都说不上来，只听说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美国货，详细情况请你们自己到舰上去了解。你们一定得把人员训练好，把军舰保护好。到芜湖后，军舰晚上可以停靠在码头上，日间应往上驶以防空袭，同时也好进行技术训练。”处长仔细地叮咛。

“是。我们一定遵照办理。”

自我们4月23日起义后，由于我们没有

制空权，起义的军舰基本上都被美军飞机炸沉了。起义的官兵一千多人集中在临时军校，分为校官队、尉官队、士兵队，分别学习政治，学习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在学习期间，张爱萍司令员虽邀我们几位舰长到司令部研究和拟订解放台湾的登陆“作战计划”；并讲过：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在积极修船，把被炸沉的军舰打捞起来修好，把国民党撤退时遗弃在上海的原接收日本的坏军舰加以整修，同时接收一批招商局和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些商船改装成军舰，并从香港买得一些旧船改装成军舰。而且已从解放军陆军调来两个军（第25和30军）充实到华东海军来，拟于今冬明春接收这批军舰，组成新的舰队。但未料到我们的学习尚未完成（临时海校是8月1日开学，年底结束后改编），陆海军的整编工作尚未进行，军舰竟这么快就开来，要我们立即登舰，并要求在24小时内就开走，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仅仅只有一串钥匙，

一无合适的人员，二无人介绍军舰的性能和情况，更谈不上各种装备的调试和试航，还要我们马上把军舰驶出，这实在是太棘手了。这样情况下接舰，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恐怕是空前绝后之举。

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海校，李进同志立即来找我俩。他热情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如何组织人马？如何去接收军舰，并帮助我们解决一切困难。我们考虑这两艘舰可能是美国弃舰，必须要找懂美舰性能的人参加接舰才行。所以我立即到尉官队找来两位曾去过美国接舰的青年军官曹桂林当我的副长，任治祐当我的轮机长。我们三个拿着一串钥匙，带了两只手电筒，立即赶到下关江边去准备详细了解“万忠”号的性能，检查各种设施和装备，试验舰能否开得起来。

“万忠”，“万福”是姐妹舰，装备完全相同，是1944年美国建造用作“诺曼底”登陆战中的中型登陆舰 L、S、M。标准排水量920吨，两部主机1600匹马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将军舰上的武器装备和贵

重设施拆下，将舰赠给蒋介石作为运输船用。现在两船又都装上两门苏式 57 毫米战防炮和四门 37 毫米高射机关炮，改成了军舰。两舰都因保管不善，处处都锈蚀不堪，“万忠”还保留了一部 SO4 航行雷达，而“万福”却没有。

我们三人上了“万忠”，打开舰长室的门，拧开保险柜。幸好，各种较贵重的航海仪器都在柜中，有关本舰的性能，主机、电机、电罗经、雷达以及一切主要设备的原始说明书都还齐全（全是英文的）。我们分别翻阅了有关资料。聪敏的任治祐下舱底打开了辅机舱，按说明书迅速将电机发动起来。顿时军舰内外通明，这就好办事了。任治祐即去调试和发动主机，检查各种管道系统，电气设备和油水储备。曹桂林去检查和调试前后锚机、绞盘、舰首大门、武器、舾装、帆缆、炊爨和生活等设备。我则去检查电罗经、雷达、海图、操舵系统、磁罗经及各种航海设备和观通器材，继到各个仓储查看详情。一切都还顺利，各项设施基本完好齐全，只

是各仓库乱七八糟，船库及甲板都锈蚀得不象样。“舰肯定能开”，这是我们三人一致的结论。“万福”检查的结果和我们基本相同。

我们回到海校，与李进同志研究人员配备问题。李进传达了领导指示的原则：“新接收各舰，只配备原海军人员 10—15% 作为技术骨干，其它人员则以解放军陆军人员为基础。”我据此原则提出：除舰长、副长、轮机长三人外，还必须配备熟练的轮机员、电机军士长、帆缆军士长、枪炮军士长等四名军官和雷达士、电机士、帆缆士、枪炮士以及舵工等五名士兵，全舰可配 80—90 人。李进同志同意配 90 人，要我立即去挑选需要的各种技术骨干。并介绍李辛同志给我，令李辛同志任“万忠”舰的政治委员，陆军的指战员则由李辛去挑选。这时李进同志又提出：“为了多训练一些后备力量，有利于后续接舰，在原有配员中增加 50% 的陆军指战员，即全舰现暂配 135 人，可否？”我答当然可以，但为了开展训练和整修军舰，请再增加机械士、通信士和炊事员各一名（因为舰上

的炊爨设备全是电气化的)，李进也同意了我的意见。就在当日晚，原海军人员 15 人，陆军指战员 120 人，随同各项后勤物资，由我和李辛同志率领一起登上了“万忠”舰，这一夜千头万绪，真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直到下半夜才和衣休息一下。

次日早上开航，我满以为从南京到芜湖不过 100 公里，有四个小时就能到达和完成任务，而短距离航行有 15 个原海军人员是足够的。我很有把握地安排好各航行岗位的人员后，自己登上露天指挥台指挥军舰离码头。谁知正解缆离码头之际，麻烦事来了。我挑选的原‘楚同’舰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舵工突然提出：他操了二十几年舵，都是掌的汽舵舵轮，像这样的电舵和立柱式的舵柄不会用；他操这么多年舵，都是听的英文舵令（闽系海军传统是用英国舵令），如今舰长叫的中文舵令他不懂，不会复诵，也不会操纵。这下真使我为难，现教又来不及，从陆军派来的航海员当然一窍不通。在离靠码头时我只有临时令枪炮军士长代替副长的职务去照

应船尾，而把副长请来当舵工，总算按时离开了码头。航行途中，我请政委在指挥台瞭望，自己下到舵房，一边操纵军舰航行，一边教老、新舵工和航海员的操舵方法、舵机结构、中文舵令、复诵方法、焗钟的结构和操作方法……等。

舰到芜湖，我和政委、副长、轮机长以及各部门长、干事等共同研究制定训练计划和军舰上的各项工作、生活、学习、作息制度等。总的要求是：一个月内舰上工作、生活、学习、作息制度要规范化；在训练上，每位新来的指战员至少掌握一项操作技术，使本舰具有长距离航行的能力。两个月内须达到军舰有战斗能力。15位原海军人员全部当教员，要手把手一个教一个或教一班，实行包教包学。方法上采用每日上午军舰向上游航行，在航行操作中教学，边示范、边实习。新来的人每人至少学一、二项操作技能。下午舰停在码头上，整理修缮舰上的装备，边整理、边教学。晚上则上政治课、时事教育课和海军常识课（分别由政委、舰长和副

长承担)。官兵齐心协力，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在短期内把一艘锈蚀不堪、设备陈旧、仓储杂乱的军舰修复一新。政委还强调新老人员要互教互学，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新来的人要向原海军人员学业务、学技术；原海军人员要向解放军战士学习，学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团结一致，携手并进。

当然，新从陆军调来的同志中，有几位是一上舰就能工作的。如服务员、译电员，还有一位枪炮员周铁林同志，原是炮兵连的连长，对于枪炮他还是熟悉的，只需要教他军舰在航行中打活动目标的计算方法，军舰在海上摇摆和颠簸中的瞄准方法和如何掌握发炮的时机就行了。

我们的教学是从生活上开始的。新来舰的陆军战士，有些过去连轮船军舰都没看见过，如今上了舰，既感到样样新奇，又处处感到不习惯甚至别扭。如战士们睡的三层帆布吊铺，就非常不习惯。舰上的门特别多，又都是钢铁的水密门，开关都很不容易。特别是几层甲板上下下的门，都是圆洞形的，铁

楼梯是垂直上下的，走路都十分困难。乍一上舰，摔跤的，跌筋斗的，擦破了腿，撇坏了脚，碰肿了头等事，经常发生。洗脸，洗澡都和岸上不一样，坐着抽水马桶大便也极不习惯，老是要蹬着才行，简直别扭透顶。有些青年小伙子好奇，喜欢摆弄舰上的一些设备，喜欢开关电灯，军舰上的电灯开关特别响，“叭”一下熄了，再“叭”一下又亮了，很有趣。摆弄抽水马桶，一搬，水哗哗直冲。洗澡的莲蓬头一拧开，就像下大雨一样，真好玩。还喜欢开电风扇，这电扇一开，它自己会四下转动，四面都有风，可真稀奇。最好笑的是登舰的头一天晚上，一位刚从陆军调来的上士（连队里的炊事班长，习惯称为上士），用烟袋锅装满一袋烟，凑到电灯上去接火，“怎么？抽不着啦！”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对于这一切副长感到很伤脑筋，而我却毫不介意。回想我这个穷苦出身的孩子，虽然自小从农村就逃荒到了城市，可在城里十来年，就从未用过电灯、电风扇，更没看见过抽水马桶。十五岁考进马尾海军学校第

一次上到“通济”军舰时，也和他们完全一样，舰上什么都感到新鲜稀奇，我也喜欢去搬弄电灯开关，拨动抽水马桶，拧开沐浴的莲蓬头，走路也曾刮破了皮，头上碰起了一个大疱，闹过许多笑话。而且在军舰未开以前，我还一个人溜进了驾驶室去转动舵轮，到炮位上去俯仰机关炮，曾遭到过军官的斥责。如今发生这些情况，不和我当年乍到军舰时发生的事完全一样吗？

新来的战士们固然有些可笑的事，但我却为他们的憨厚、朴实，不怕脏、不怕累，刻苦耐劳、勤学苦练，见困难就上的优良品质和精神所感动，因此又觉得他们非常可亲 and 可爱。虽然他们没啥文化，不懂科学技术，但那一股“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组织纪律性，是我毕生没有遇到过的好战士。他们为了尽快学好技术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而认真刻苦钻研的劲头和毅力，使每一位原海军人员都愿意竭尽全力来手把手地教他们，赶快建设起新海军来。虽然舰上规定有星期天的休假制度，但却很少有人上街，绝大部分同志仍